

松坡圖書館發展始末

導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藏書，凡七千七百七十四種、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冊，乃清末湖北宜都楊惺吾守敬氏（圖一）於日本訪書所得之一部分。此批藏書係北洋政府國務總理許世英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月核准自集靈園撥歸，暫存大高殿，繼而移置壽安宮供覽者，嘗為曩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視作「書城之巨封，文苑之寶藏」。至於觀海堂藏書另一部分，約總數「十之五六」，則先於七年（一九一八）冬由總統徐世昌令交籌辦中之松坡圖書館，作為

基礎館藏。抗日戰爭期間，故宮觀海堂藏書亦隨文物避寇南遷，復轉徙至西南後方，繼於國共戰情緊張之際，橫海來台。松坡圖書館所藏者，則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月底為中共接管，併入北平圖書館。

有關楊氏駐日期間銳意蒐羅古書之志業，以及觀海堂藏書遞嬗源流與入藏故宮之經過，迭經圖書版本學者介紹播揚，文史及圖書館學界並不陌生。反之，立基於楊氏部分藏書之松坡圖書館，今人多僅聞其名，而未知其詳。因此，筆者特以之為題，將所見文獻資料予以梳理，略述其創建以迄結束之歷程如次，庶幾讀者對此近

學者得以盡窺秘籍，遂「發起倡辦松坡圖書館於上海」。民國五年十二月三日，梁氏分別致電浙、贛、鄂、川、陝、豫，以及滇、貴、粵、桂、湘、蘇諸省省長、督軍，「議設一紀念圖書館，即在館中奉祠鑄像，庶可以範後人而垂不朽」，並盼渠等「賜銜發起，以資提倡」。此議旋獲熱烈迴響，各省政軍首長咸允署名發起，認為蔡氏可「藉琳琅之館，長留英爽之姿」。梁氏受此鼓舞，於九日再電上開各省領袖，併晉閩二省督軍，一以申謝銜銜發起，一以商請「在發起人中公推一人為籌辦主任，庶足以專責成而策進行」。未幾，雲南督軍唐繼堯即率眾呼應，謂：「蔡公紀念圖書館，公推梁任公先生主任辦理，最為合適」。梁氏自覺義不容辭，乃慨然允諾，並即親擬〈松坡圖書館籌辦

代中國首座由民間團體籌設，並由政府撥交圖書及館舍，積極協助辦理之紀念性公共圖書館有所瞭解。

宋兆霖

松坡圖書館之始建

松坡圖書館係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先生（圖二）為追懷討袁護國軍總司令蔡鍔將軍（圖三），推廓其讀書明理、教育救國思想，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所創立之紀念性圖書館。案蔡鍔字松坡，早歲肄業長沙時務學堂，以成績優異為梁氏（時任總教習）所重；後留學日本，畢業陸軍士官學校。武昌首義，蔡氏以雲南陸軍協統密謀響應，獲推為雲南都督，



圖一 楊守敬先生小像
引自日本室町時期《論語》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梁啟超先生（時年四十七歲）
引自網路



圖三 蔡鍔將軍 引自網路

宣佈獨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帝制議興，對之頗為忌憚；蔡氏乃秘密籌劃，隻身出京，並間關入滇，於歲杪組護國軍，通電討袁，擁護共和。翌年（一九一六）六月，國體復定，蔡氏雖軍務積勞，「瘦削骨立，喉啞不復能作聲」，猶奉命督蜀，力疾赴任。八月，蔡氏病況加劇，赴日就醫，卒於十一月八日以肺疾病逝福岡大學醫院，年三十有五。

蔡氏去世未匝月，國人為紀念其功德志業，曾有「建設松坡大學之議」。然在當時，「欲辦一完善之私立大學，為功頗非易易，辦而弗善，懼為公玷也」，其議遂寢。另一方面，梁啟超先生以「今世各文明國圖書館之設，過於都邑，：雖百數十家之村落，猶必有一圖書館」，且「皆靡然任人借觀流覽，使寒士之好

案（松坡圖書館籌辦及勸捐簡

及勸捐簡章〉十一條，明定籌辦主任「由發起人公推」，其籌辦員則由「籌辦主任指推」。當時獲推為籌辦員者，包括何澄一、李湛陽、周善培、周宏業、陳敬第、袁思亮，以及張元濟、張君勱、鄭浩、蔣百里、蔣希召、劉垣、薛頌瀛諸先生，共十三位，不乏政治文化界知名人士。十八日，梁氏又與四十五位發起人聯合署名，於上海《申報》發表〈創設松坡圖書館公啓〉，對籌辦之意義申述甚詳，復指出：「蔡公本以苦學生而卓然自樹立者也，其游學時代所以為學識之營養者，講筵而外，則得於彼都之圖書館最多，故生前當以吾國之欠缺此物為大憾大恥。今欲繼公之志，而永其紀念，則一舉備數美，夫孰有逾於茲事者」。



圖五 梁啟超先生與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 引自網路

者如舒新城、張東蓀、蔣百里、張君勱等，亦認為「此為吾輩文化運動、社會事業、政治運動之重要基本，早應籌備」；果能預謀良策，如法行去，則「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徧中國，豈再如今日之長此無人也」。為培植志同道合之士，梁氏開始投身文化教育事業，除創辦講學社，邀請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德國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印度文學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等著名學者來訪（圖五），又「全力注（上海中國）公學」，為之捐募基金，協



圖四 傅增湘先生 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史照片檔案

「以時搜購圖籍作先備」，既以作為松坡圖書館基地，亦以成為「讀書養性，敦品勵學」之講學所在。松社園內綠蔭夾道，花木紛披，「大殿中供奉蔡鐸牌位，樓上懸有蔡鐸肖像」。梁氏又親為之撰書楹聯，文曰：「所欲有甚于生，殺身成仁，人也；莫致而至者命，載骨及溺，天乎」？

當年十一月上旬，梁啟超先生特呈請前總統黎元洪協助，將紫禁城保和殿所貯《四庫全書》——即奉旨段芝貴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袁世凱將稱帝之際，運赴京師以要寵之瀋陽文溯閣藏本——撥付松坡圖書館，惟並無結果。下旬，梁氏再請黎前總統斡旋，欲將楊守敬觀海堂圖書納入松坡圖書館館藏。案楊氏於四年元月遷歸道山，北洋政府在教育總長傅增湘（圖四）介紹下，即以七萬餘金將其藏書購入，貯於政事堂。梁氏請求移交觀海堂藏書之議繼獲總統徐世昌同意，國務總理段祺瑞乃於當年冬間核准，將其中刊本部分（約二萬四千冊）撥予松坡圖書館。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二月，梁啟超先生偕門生故舊抵歐遊歷。期

助解決風潮，不使校務漂搖未定，更分赴南開、清華等校，以及京滬沿線各地學校團體，或講學或講演，期以建立「吾輩之關中河內」。梁氏來回奔波，生活忙迫之間，於松坡圖書館之籌建，仍時予關注，未嘗輕忽。其時，松社同人一致認為松坡圖書館為重要事業，應賡續推動，惟以設於北京為宜。梁氏思之再三，以松社同人多居北京，乃同意北遷，嗣將上海徐家匯松社房產以七萬五千銀元售予朱志堯、沈仰高合資創辦之同昌紗廠。

為解決北京松坡圖書館館舍問題，梁啟超先生特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間備文，呈請總統黎元洪「撥北海官房設立圖書館」。十月初，總統府庶務司函復同意，將北海快雪堂撥交松坡圖書館籌辦處。梁氏以快雪堂「萬不敷用」，旋再上書財政部，謂：「西單牌樓石虎胡同第七號官房，現為財政金融學會呈准借用，擬懇撥給松坡圖書館，永遠為業」。十六日，財政部允其所請，復函稱：「：設立松坡圖書館，崇奉松坡先生粟主遺像，並廣儲中西書籍，任人親覽，予以仰企先哲，嘉惠後

間，他對西方社會缺乏的精神文明內涵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體悟甚深，從而擬就在國內發展新文化、新文明的步驟。翌年（一九二〇）三月初，梁氏歐遊返國，即著手籌辦共學社，作為「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之基礎，並以編譯圖書、出版雜誌、添置書籍，以及補助留學、獎勵名著等項為其主要業務。同時，他又以歐遊時所購之一萬多冊文史、哲學、社會科學圖書，於北京歐美同學會組織圖書俱樂部，開放眾覽。此後，歐美同學會圖書俱樂部又分別向尚志學會及亞洲學會徵集，計得日文圖書二千餘冊。

梁啟超先生回國之後，雖力圖推廓其文化新思維，喚起國人覺醒，卻為「吾黨人才缺乏」所苦。其追隨

來，藉崇拜英雄之心，寓鼓勵人才之意，本部深表贊同。所有西單牌樓石虎胡同第七號財政金融學會借用官房一所，應即撥給松坡圖書館永遠為業，以備收藏，而資建設」。

當年十二月，松社同人於護國軍起義紀念之際，在京召開籌備會，正式「議決簡章、規則，以快雪堂為第一館，專藏本國文圖書，以後極改建蔡公祠」，並「以石虎胡同官房為第二館，專藏外國文圖書」。同時，與會人士亦即依《簡章》規定，成立松坡圖書館幹事會，公推梁啟超先生為館長，另推選包括周大烈、任可澄、徐佛蘇、江庸、梁啟勳、張烈、葉景莘、黃群、林志鈞、范治煥、籍忠寅、袁思亮、蔣百里、陳敬第、藍公武、蔣希召，以及徐陳冕、張東蓀、張君勱、李耀忠、王敬芳、何澄一、蹇季常、唐瑞銅、石陶鈞、雷颺、唐獻、袁華選、梁錦漢、羅享晏、陳仲恕、姚華在內之幹事三十二位。幹事會一經組成，即決定以西單牌樓石虎胡同第七號為籌備處，並以蹇季常為籌備主任，由事務員王利民助理之。此外，幹事會又聘何澄一、蔣復璁二



圖八 石虎胡同七號的松坡圖書館 引自網路

人中即使有熱心者，其不通歐文亦與吾兩人同），但規模既定之後，只須監督著執筆人不亂不懈，使可日起有功，將來事業發展，再物色人才，此亦無辦法之辦法」；再如「將來看準了那幾位固定的閱覽人，或尚可組織

一真的讀書俱樂部，乃至出一種印刷物（讀書雜誌的週刊單張），俟一兩個月後看情形進行」；又如「我想把各雜誌分類，編起目錄來（用杜威分類寫片），試與蔣、耿兩君商，不難辦否？從初時辦起，以後每月有新到者，即便續編，也不費力了」。

松坡圖書館第一館所在之快雪堂，位於北海北岸斜坡，庭院靜謐，環境清幽高雅。館內一進間的閱覽室佈置極為簡樸，「幾張榆木桌椅，兩個大雜誌架，兩個目錄櫥，三四個報架，參差地排列著」。四周「牆壁上掛著蔡鍔將軍的遺像和梁啟超先生親筆寫的〈松坡傳略〉、〈祭松坡文〉、〈松坡圖書館記〉等」，以及「幾幅松坡鐵畫銀鈎的遺墨」。二進間為書庫，內為排列整齊的木質書架。三進間的蔡公祠則懸掛「蔡鍔將軍和雲南起義死難的烈士遺像，玻璃櫃中陳列著軍服、軍刀、勳章等遺物」。館藏以民國七年徐世昌總統撥交之楊守敬氏觀海堂舊藏為核心，併各類刊本、稿本、鈔本、刻本、印本等，凡三三四五部，三三〇九九冊，另藏有圖一三三冊。快雪堂松坡圖書館每週

開放六天，週日閉館。館內藏書雖然豐富，然因「座落在公園裡面，進門要買門票，所以讀者便很寥落」；經常到館造訪者，多為喜好幽靜，從事研究的學者，以及意欲避開塵囂，埋首寫作的文化人士。

位於西單牌樓石虎胡同七號之第二館（圖八），則係一座王府宅院，其內古樹參天，寧靜和諧，嘗被喻為「詩人在風雨搖蕩的故國古都覓到的一塊生存綠洲，：滋生著詩人所追求和嚮往的詩化生活」。民國十二年春，新月派詩人、散文家徐志摩即曾透過梁啟超先生引薦，在此擔任英文幹事，「負責外文書籍的採購及英文函件的處理」。第二館成立之初，藏書已達一五三三九冊；其中，日文圖書所佔比例最高，餘為英、法、德、意、俄、西、梵等語文典籍。館舍防火防盜設備俱全之外，通風及採光條件尤佳，是以頗受社會各界人士歡迎。據了解，松坡圖書館第二館開幕一個月內接待之讀者，計達四百五十六位。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亦即第二館對外開放後十日，梁氏曾致蹇季常幹事一書，云：「閱覽成績

先生，分別編製中文及外文圖書目錄。至於「捐助本館以資財、圖書，以及對於本館有特別盡力者，由幹事會公推為維持員」。幹事會每月集議一次，另每年與維持員「共同召開大會一次，報告館務、收支決算及其他問題」。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總統府庶務司「派員將快雪堂全部官房及其毗連之基地、樹木」逐一與松坡圖書館籌辦處委員「踏勘撥交」。雙方唯恐「撥交範圍非圖不顯」，又「繪具詳圖，四周以毗連馬路及小路之單直線為界」。除「兩廊石刻不在其內」，凡「界內屋、地、樹木」等



圖七 松坡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同人合影 引自網路

均由籌辦處收管。（圖六）三月十七日，梁啟超先生以籌辦主任名呈報黎總統，謂已「接收快雪堂為館址，請飭所司備案」；另「擬將館前二進作為陳列閱覽館之所，後一進為蔡公祠，奉祀故蔡將軍及護國之役死事諸先烈。其快雪堂石刻，則護以雕欄，保其遺蹟」。不久，籌辦處即「特聘外國技師加以建造」；其「外型設計新穎別致」，周圍留有不少餘地，可供日後擴建。六月二十日，梁氏特為〈松坡圖書館記〉一篇，以誌其事。十一月四日，籌備工作就緒，松坡圖書館於北海快雪堂正式成立。（圖

七）不過，由於北海公園正進行園林建築修繕，快雪堂第一館遲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一日公園對外開放二閱月後，方始提供閱覽服務。至於西單牌樓石虎胡同之第二館，梁氏於十三年（一九二四）五月下旬以「圖書目錄業已編輯就緒」，特將所擬之圖書館簡章及閱覽規則呈報內務、教育總長，繼「於六月一日先行開館，供眾閱覽」。

松坡圖書館之經營

案松坡圖書館〈簡章〉規定，



圖六 北海快雪堂全圖 引自網路

絕」，乃允其所請。五月，松坡圖書館正式將〈簡章〉呈請政府備案。翌年十一月八日，梁氏於蔡鏜將軍十年週忌之日，率松坡圖書館同人舉行公祭。祭文由袁思亮幹事草就，經梁氏「點定數語且書之」，祀事既畢，即「裝潢存館中作紀念」。當日，北京《晨報》亦以〈蔡公十年週忌〉為題，發行紀念特刊。

松坡圖書館之歸併

民國十八年（一九一九）元月十九日，梁啓超先生於北平病逝。松坡圖書館幹事會未再議決繼任館長人選，而推定蹇季常、周大烈、林志鈞、陳仲恕、江翊雲、梁平甫、范治煥七人為常務幹事，共同管理，並以蹇季常為主任幹事，綜理一切館務。翌年（一九三〇）九月八日，蹇氏以「日張目視天下大亂」，「世不待竟其志」，仰藥於石虎胡同第二館。此後，館務改由地質學者丁文江先生主持。丁氏以松坡圖書館屬紀念性質，藏書絕難與國立北平圖書館等機構互爭雄長，實不如立足名勝所在，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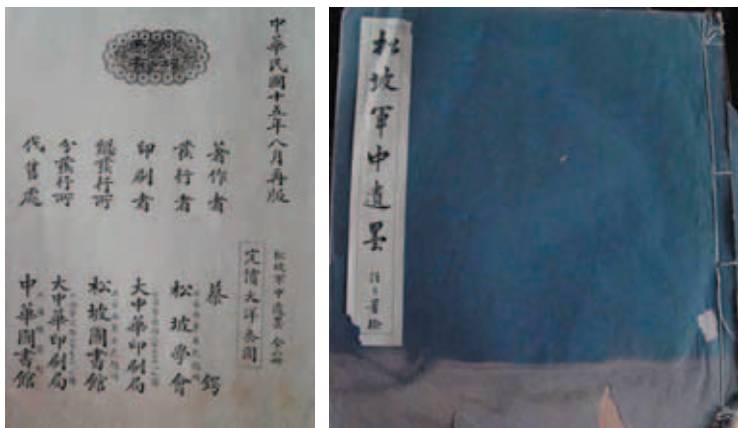
大眾瞻仰，是以決定結束第二館業務，館藏全部併入北海快雪堂第一館，以節省維持經費，並將石虎胡同館舍售予蒙藏學校，所得即充作基金與購書費用。

此後數年間，松坡圖書館幹事會續有多次人事變遷，其常務幹事亦時有更動。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迄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歲杪，周大烈、梁平甫、范治煥，以及陳仲恕、林志鈞諸常務幹事或相繼去世，或先後離京，所遺職務分別由何澄一、梁啓勛、楊鼎甫，以及葉景萃、梁思順等先生女士遞補。期間，林志鈞與葉景萃曾獲推代理主任幹事，主持館務。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盧溝橋變起，北平淪陷後，松坡圖書館雖不斷為經費問題所苦，幸賴幹事會諸君艱苦撐持，「通過捐助等形式，堅持正常開館」，對外提供閱覽服務。逮乎三十八年初，中共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葉景萃主任幹事與朱德總司令交涉，復報經高等教育委員會核准，將松坡圖書館併入國立北平圖書

如此佳良，可喜之至，把我的興致鼓動起來了（每週成績表可登《晨報》）」。

然而，松坡圖書館自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四日成立後，一直為經費不足所苦。蹇季常幹事於次年七月二日向梁啓超先生提交報告時指出，「上半年各項經費計用經常、臨時



圖九 《松坡軍中遺墨》書影 引自網路

費二千三百餘元，購書費三百五十餘元，存三千三百餘元」。館務用度拮据窘迫狀況之一斑，不難想見。案當時「全館日常經費僅有額面十萬元的公債利息」，而每月支出「非五百元外不可，稍不撙節，或竟不敷」。

為謀解決，梁氏乃有「籌款鬻字之舉」，並欲請求老友姚華、陳石仕等藝術名家「賣畫相助」。對此，蹇幹事則建議，「公鬻字所得，似應重在添基金、購圖書兩事，館中雜費不宜再事增加也」。十四年四月二日，梁氏為號召各界關心松坡圖書館之發展，特以〈松坡圖書館勸捐啓〉一文訴諸報端，先云京師設館之紀念意義，繼謂館內「藏書及管理法，規模粗具，閱覽者亦日起有功。惟是才力

綿薄，所集資金不足以資維持擴充之用。深懼基礎不牢，有負委託，用敢將現在辦理情形及將來計劃，撮舉涯略，敬告邦人諸友，庶仗群力，共襄厥成」。梁氏以為，蔡鏜將軍「唯一之留貽紀念，實在本館。本館永存，則蔡將軍之精神隨而永存；本館光大，則將軍之志事隨而光大。凡登斯

堂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焉，然則所關係者，又豈徒在典籍嘉惠士林而已」。

梁啓超先生鬻字、勸捐之外，松坡圖書館又以發售閱覽券方式籌集經費。閱覽券計分三種：其一為臨時閱覽券，由讀者於當日入館時購買，酌收銅子二枚；其二為半年閱覽券，每張售銀六角；其三為全年閱覽券，每張售銀一元。同時，幹事會亦曾印銷若干出版品，期以舒緩經費之不足，如蔡鏜將軍生前親自纂輯，繼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且發行量頗大之《曾胡治兵語錄》，以及梁氏編輯并序之《松坡軍中遺墨》（圖九）等。然而，此等作法於解決經費不足之困擾，收效有限。

民國十四年初，北方圖書館界為「研究圖書館學術，發展圖書館事業，並謀圖書館之協助」，爰發起組織中華圖書館協會。袁同禮先生為籌備聯繫便利計，曾於三月間訪晤梁啓超先生，「欲借第二館房屋數間，為中華圖書館協會暫設事務所」。梁氏以「此事無法拒絕，且亦不必拒

館。當年八月底，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之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接管，易其名為北平圖書館分館，繼於九月一日對外開放，成立近二十六載之松坡圖書館於焉結束。

結語

梁啓超先生倡議創建松坡圖書館，組織松社以推動之，雖云導源於故人英靈之追念，實則其早年興辦強學會，附設藏書樓，「盡購已繕西書，收度會中，以便借讀」、「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作為之延續，亦其參與成立萬木草堂書藏，「與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書，合度一地」，以「咨國人之借覽」精神之體現。案梁氏自光緒年間廁身改革運動，鼓吹變法維新，即將廣設圖書館視為啓迪民智，作育人才，進而開創風氣，挽救時局方法之一；此其與康有為等主張「開大書藏」，凡「中國四庫圖書」：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博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之謂。民元之後，梁氏雖曾參與政治，歷任司

法、財政總長等職，然理想抱負屢遭挫折。民國九年，梁氏歐遊返國，思想又見重大變化，決定「擺脫政治之泛運動，專心致力於教育」，以培植人才，使成播揚新文化之中堅。包括松坡圖書館籌建在內之文化事業，自然成爲其引導國民自覺自悟，達到思想啓蒙境界的途徑。

辛亥首義，清室傾覆後十餘年間，我國圖書館事業已渡越清末西方教育思想入傳及戊戌變法運動後之萌芽時期，而邁入基本格局大致成形，管理制度漸趨完備的發展階段。側重文化保存，士林衆生難得寓目的傳統私家藏書樓已快速式微；強調開放利用，使寒儒博士皆得閱覽群書的新式公共藏書樓正繼踵而起，其類型且益見多元。松坡圖書館作爲一所紀念性「民辦」圖書館，其創立之議能迅即爲各省政軍、文化領袖認可，繼於籌設階段又獲政府「官助」，撥歸楊守敬觀海堂藏書十之五六，復移交北海快雪堂及西單牌樓石虎胡同兩處館舍，適足驗證當時各界已瞭然於圖書館傳播知識，促進文化發展之社會教

育功能。

至於楊守敬觀海堂藏書，於中國古籍版本雖有保存維護之功，然終難自外於清末民初私家藏書漸趨衰落的時代命運。中國大陸圖書館工作者范鳳書先生研究我國私家藏書史，總結私家藏書命運不外「爲不愛藏書的後世子弟所出售、戰亂流散和水火鼠蟲的自然毀損、轉送同好或捐贈寄存於公共圖書館」三種。觀海堂藏書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國變期間曾獲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銳意護持，

得免於兵燹，繼於民國四年爲北洋政府購入，嗣經分別撥交松坡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典藏；其最後一批，數踰六千冊，又於二十八年由湖北省教育廳移交湖北省圖書館保存。此種發展既可維繫楊氏搜奇羅逸，望「出所得異本，盡以告世人」之收藏初衷，亦可遍惠士林，擴展古籍之學術研究利用範圍，當爲觀海堂藏書之最佳歸宿。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館文獻處

參考文獻

1. 〈創設松坡圖書館公啓〉，收錄於周秋光編，《熊希齡集》中冊，長沙：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一〇二六—一〇二八。
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收錄於《晚清名儒年譜》，第十九、二十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
3. 胡明想、周春暉，〈梁啟超與松坡圖書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一九九七年第四期，頁五三—五四。
4.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頁四〇九。
5. 梁啟超，〈松坡圖書館記〉（附）松坡圖書館勸捐啓》，收錄於《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一九六〇，頁二八—三十；〈松坡圖書館籌辦及勸捐簡章〉，收

- 錄於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頁三七九—三八一。
6. 郭英，〈梁啟超與松坡圖書館〉，《河南圖書館學刊》第二十六卷第二期，二〇〇六年四月，頁二二—二四、二二九。
 7. 陳長河，〈梁啟超與北京松坡圖書館〉，《民國春秋》一九九四年第二期，頁二五—二七。
 8. 麥群忠，〈梁啟超和松坡圖書館〉，《圖書館論壇》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〇〇一年一月，頁八五—八六、九六。
 9. 劉作忠，〈蔡鐸身後哀榮（下）〉，《武漢文史資料》二〇一一年第六期，頁十三—二十。
 10. 蹇先文，〈憶松坡圖書館〉，<http://iebo.baidu.com/?kz=86206443>。